

損國體莫大於此浚慶之啓似涉於庇護惟吉不亦慎乎

上曰中原一路饑荒太甚撻賊漸熾我國使臣出入最難如此
之時以鄭惟吉差聖節使予意亦以為慮大臣之議當矣依
議改差侍講官虧損檢討官張士重曰前日賜酒兩司孰不知
優待之意但初既以嚴辭拒之後雖溫諭而無益故臣等之劄
以為杯酒之錫能償其已拒之名乎此直以聽納為重非以賜
酒為不可也自上以為為人臣而宜去務勝之病務勝之心
尚不可施之於儕輩之間為人臣而進言於君上之際其可有
是心乎王者一言播之四方流於後世若以匡救之言為務勝
則臣等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疑聖上有拒諫之心而出是
言也近來草野之間無危言讜論之士時習之偷靡可知自
上優容振作開廣言路然後士得伸其氣而盡言不諱矣上
曰論可否之際言辭雖或有過是豈拒諫而然哉大抵上下交
相戒勅各盡其道可也○夜乾方坤方東方如火氣○京畿長